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色诺芬 Xenophon 等 ● 著

色诺芬的《会饮》

Xenophon's Symposium

刘小枫 ● 编 沈默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主编



色诺芬的《会饮》

Xenophon's Symposium

色诺芬 | 著

沈默 | 译笈

维兰德 / 施特劳斯 等 | 疏

朱雁冰 / 莫光华 / 田立年 等 | 译

刘小枫 | 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诺芬的《会饮》/(希)色诺芬等著;沈默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1

(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3817-7

I. 色… II. ①色… ②沈… III.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25号

色诺芬的《会饮》

色诺芬 等著

沈默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9.25

字 数:230千字

定 价:2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

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色诺芬注疏集”出版说明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 430—前 350）是古希腊伟大的著作家，苏格拉底的两位最善于通过写作从事文教的学生之一，传下的著作体裁多样：有史称西方自传体小说开山之作的《居鲁士远征记》、承续修昔底德笔法而修的史书《希腊志》、长篇政治教育小说《居鲁士劝学录》、以苏格拉底为作品形象的“苏格拉底文学”四篇和若干主题广泛的短篇著作（如《斯巴达政制》、《雅典的收入》、《希耶罗王》、《阿格西劳王》、《骑术》、《狩猎术》等等）。

早在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色诺芬就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古希腊经典作家、思想权威的名位（参见 K.Münscher, *Xenophon in der griechische-röm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1920），其著作因内容涉猎广泛、文笔质朴清新，从古至今一直是古典语文学的基础性范本。锡德尼在说到历史上的史书大家（希罗多德、李维）的笔法时留给我们这样一句话：

色诺芬卓越地虚构了另一个这种计谋，它是由阿白拉达塔斯为居鲁士做的。我很愿意知道，如果你有机会用这样的正当的欺蒙来为你的君王服务，你为什么不同样地向色诺芬的虚构学习，而偏偏要向别人的真实学习呢？事实上，向色诺芬学习还要好些，因为这样可以保住鼻子。（锡德尼，《为诗一辩》，钱学熙译，人民文学版 1964，页 26）

2 色诺芬的《会饮》

自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在西方文教制度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被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取而代之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汉语文教界与西方文教制度接榫时，接手的是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西方的形而上学后代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在恢复古典的自由教育风气影响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整理、注疏、读解色诺芬著作又蔚然成风，成就可观。“色诺芬注疏集”乃汉译色诺芬著作全编，广采西方学界晚近相关成果，不拘形式（或采义疏体专著，或编译笺注体译本，或汇集各类义疏），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以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和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全新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4年11月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 (*Hermeneutic*) 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 (*Hermes*) 之名。

目 录

编者前言 / 刘小枫 / 1

色诺芬 会饮 (沈默译笺) / 6

译者前言 / 7

第一章 / 9

第二章 / 20

第三章 / 39

第四章 / 50

第五章 / 88

第六章 / 94

第七章 / 101

第八章 / 104

第九章 / 128

义疏一

维兰德 色诺芬的《会饮》:对话体戏剧叙事的典范 (朱雁冰译) / 130

维兰德 莱怡丝家的一次会饮 (莫光华译) / 142

利茨马 苏格拉底·色诺芬·维兰德 (朱雁冰译) / 173

曼 格 维兰德的莱怡丝“反柏拉图”的会饮 (朱雁冰译) / 208

义疏二

施特劳斯 色诺芬的《会饮》 (田立年译) / 225

巴 雷 特 论色诺芬的《会饮》 (田立年译) / 259

编者前言

知道柏拉图的《会饮》的人不少，但我们少有人知道，苏格拉底的另一著名学生色诺芬也写过《会饮》，记述的同样是有苏格拉底在场的一次“会饮”——似乎苏格拉底很喜欢“会饮”，把这样的场合当作自己施教的好机会。

古希腊文学中以“会饮”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可惜传下来的不多。¹但柏拉图的《会饮》与色诺芬的《会饮》题材的同一性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两人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却又具有完全不同的秉性——据说，柏拉图性近诗人，色诺芬性近史家。²十九世纪前，一般认为色诺芬算史家，其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具有史料价值；十九世纪的古典语文学家发现，色诺芬的记述并非依据的是历史材料，于是力贬其苏格拉底撰述的价值（Karl Joël）。二十世纪中期，葛恭（Olof Gigon）的研究扭转了古典学界对色诺芬所记叙的 *logoi Sokratikoi*（苏格拉底言论）的看法。按葛恭的考据性研究，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文学与柏拉图的一样，是诗性作品，不可用如今所谓史料的真假尺度来度量。在古希腊雅典晚期，苏格拉底文学几乎成了一

¹ 参见 J.Martin, *Symposium: Die Geschichte einer literarischen Form*（《会饮：一种文学样式的历史》），Paderborn 1931。

² 按施特劳斯的见解，色诺芬的《会饮》虽然被归为苏格拉底撰述，但这篇作品与其《希腊史》（色诺芬的《希腊史》通常被看作修昔底德《史记》的续作）的关系，比与色诺芬的其他三篇苏格拉底文学的关系更密切。参见 Leo Strauss, *Xenophon's Socrates*, St. Augustine's Press 1998, 页 141。

2 色诺芬的《会饮》

种写作类型，除了各种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拟曲外，还有专门与苏格拉底形象竞争的塑造其他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以图取代苏格拉底形象的影响——比如犬儒派鼻祖、著名的老第欧根尼。³色诺芬虽然具有清醒的历史感觉，他提供的苏格拉底形象同样并非所谓“历史真实”的苏格拉底——其苏格拉底文学中的材料大多是从其他同时代人（Aischines, Antisthenes, 柏拉图）那里“借来”的。色诺芬的史书有的地方看起来像记流水账，却并非等于在收罗材料，毋宁说是一种写作手法——与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史书大家一样，其史书乃是一种有别于诗的笔法，同样带有思想意图。

色诺芬的史家笔法的苏格拉底文学与柏拉图的诗人笔法的苏格拉底文学一样，用今天的话说都是“诗化作品”（从而堪称古典诗学的经典），只不过各有不同的写作意图。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被形塑为一个哲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却像个市井中的好人。哪一个苏格拉底是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这样的问题无论对于柏拉图还是色诺芬，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为什么要形塑那样的苏格拉底。

其实，直到现代的史学和形而上学兴起之前，西方的古人一向明白色诺芬作品的文学性质。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73—1813）是十八世纪德国的大文豪，也是古典语文学家，早在小施勒格尔打算通过翻译柏拉图全集来抵制康德形而上学之前，他已经通过翻译和注疏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文学（而非通过撰写一部形

³ 参见 Olof Gigon, *Sokrates: Sein Bild in Dichtung und Geschichte*（《诗和史中的苏格拉底形象》），Bern 1947/Basel 1979，页 14、67；Olof Gigon, *Kommentar zu Xenophons Memorabilien I—II*（《色诺芬〈回忆录〉卷 1—2 笺注》），Basel 1953—1956。Gigon 这部名作针对的是他评价非常高的古典与文学大师 Karl Joël 的 *Der echte und der xenophontische Sokrates*（《真实的苏格拉底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Berlin 1893（卷一）、1901（卷二，1—2 部分）。克鲁斯特（A. H. Chroust）已经提出过，苏格拉底形象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冲突，参见克氏著 *Socrates, Man, and Myth*（《苏格拉底、人、神话》），London 1957。

而上学)来“清洗”康德形而上学的“流毒”(色诺芬《会饮》最早的德译本出自维兰德的译笔,1802;此外,维兰德还翻译了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路吉阿诺斯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维兰德与莱辛同为德语文学的开创者(一为德语小说的鼻祖,一为德语戏剧的鼻祖),他最后的长篇小说《阿里斯提波和他的几个同时代人》(1800—1801)由对话和书信构成,说的是公元前四世纪的政治、艺术和哲学,针对的却是康德搞的哲学启蒙。⁴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部小说中,维兰德模仿色诺芬虚构了一场“会饮”,以此抬高色诺芬、贬抑柏拉图——因为,维兰德觉得,康德是被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带坏的。在小说中,维兰德借历史人物之口说,

我要责备柏拉图的是,在他的绝大多数对话中,许多地方没有让一个真正的阿里斯托芬式的冥思苦想者(Frontisten)角色出场,却让所有流星说(Meteoroleschie)的死敌出场;而被柏拉图置于裂纹之前的,总是无辜的苏格拉底——由于不可能再追究苏格拉底的责任,柏拉图便让苏格拉底对自己从未讲过、而柏拉图自己也许心存顾忌而不愿亲口讲的话负责。

维兰德装着像在记叙古希腊的史实,正儿八经地给这类说法加注释,其实是在指桑骂槐:

流星说是阿里斯托芬用以讽刺智术师(伪哲人)时用的词,他们对高高在我们之上的事物,即当所称的流星

⁴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Aristipp und einige seiner Zeitgenossen* (《阿里斯提波和他的几个同时代人》), Jan Philipp Reemtsma 等编, Zürich 1993; 对这部大著的解读,参见利茨马(Philipp Reemtsma) *Das Buch vom Ich: Wielands "Aristipp und einige seiner Zeitgenossen"*, Zürich 1993 / 2000 (中译本莫光华译,将由上海六点文化公司出品)。

4 色诺芬的《会饮》

(*Meteoren*) 所说的, 比他们所知道的还多。*Frontisten* 指过分细微和学究般思考的人, 第一次从这个含义上使用的这个词, 大概是阿里斯托芬的《云》。⁵

柏拉图的《会饮》场景在阿伽通家, 维兰德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做《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 一七六二年动笔, 一直写到法国大革命以后(1794)才杀青(其间曾经发表片段)。可以说, 这部小说伴随着维兰德思想的发展; 故事的场景是古代希腊, 对于维兰德来说, 古代希腊是一个生活空间、一面生活镜子, 鉴照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就写作笔法来说, 维兰德的小说深得色诺芬笔法的精髓: 看起来说的都是历史故事(有德国第一部历史小说之称), 其实是在搞政治教育。

维兰德本来想写一部关于苏格拉底后学的学术史, 后来改变主意写成小说(即《阿里斯提波和他的几个同时代人》)。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哲学流派, 主要有柏拉图的学园派、安提斯蒂尼(*Antisthenes*)的犬儒派和阿里斯提波的学派。维兰德选了阿里斯提波来当他的小说的标题和主角, 显然别有用心——通过写小说来解释古代经典, 维兰德可能是近代第一人(但非传统第一人, 文艺复兴时期, Ficino 不仅注疏过柏拉图的《会饮》, 还编造过“会饮”)。

相对来讲, 《会饮》是色诺芬作品中较受重视的一篇, 西文译本不少——Leob 丛书中 O.J.Todd 的英译本(1923)较为精审, 晚近则当推施特劳斯后学 R.C.Bartlett 的译本(R.C.Bartlett 编, *Xenophon: The Short Socratic Writing*, Cornell of Uni. Press, 1996); 法译本中 F.Ollier 的译本(*Banquet - Apologie de Socrat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1)算权威本子, 德译本中 Ernst Bux 的译本(*Die Sokratischen Schriften*,

⁵引自利茨马, 《康德、维兰德与哲学的启蒙》, 见《经典与解释 3: 康德与启蒙》, 刘小枫、陈少明编, 北京华夏版 2004。

Stuttgart, 1956) 算权威本子, 后来 Ekkehard Sträk 做的希—德对照本 (*Das Gastmahl*, Stuttgart 1986/1998) 也相当不错——笺注本则非 Bernhard Huss 近五百页的集注 (不带译文, *Xenophens Symposion: Ein Kommentar*, Stuttgart 1999) 莫属。

我们这个中译本采用带笺注的译本与义疏合刊的形式: 译本由沈默据古希腊文译出, 并做笺注。义疏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维兰德的一篇谈色诺芬写作艺术的短文和他的长篇小说《阿里斯提波和他的几个同时代人》中虚构的“会饮”故事, 此外, 我还为这两篇义疏分别选了解析文章。

在二十世纪, 深得色诺芬笔法用心的, 非施特劳斯莫属。⁶义疏的第二部分便是施特劳斯的《会饮》义疏, R.C.Bartlett 的义疏既是对《会饮》的疏解, 也可看作是对施特劳斯的《会饮》义疏的疏解——要接近色诺芬这样的大作家, 我们需要这样的阅读阶梯。

徐戡帮忙校订了义疏部分译稿, 深表感谢。

刘小枫

2005年3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⁶参见克雷, 《一种被遗忘的阅读》, 见《经典与解释 5: 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 刘小枫、陈少明编, 北京华夏版 2004。

会 饮

[古希腊] 色诺芬 著
沈 默 译笈

译者前言

色诺芬的《会饮》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文学”作品之一，记述了苏格拉底参加的一次会饮。参加会饮的人除苏格拉底外，还有卡里阿斯、奥托吕克和他的父亲吕克昂，以及和苏格拉底在一起的尼克拉特、克里托布鲁、西谟根尼、安提斯蒂尼和卡尔米德，另外还有杂耍艺人菲利布斯和他的几个表演者。按照色诺芬自己的陈述，他本人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但我们很难找到证据证明他是这次聚会的亲历者。在古典希腊时代，这种以谈论轻松话题为主旨的聚会司空见惯，大家通常会在竞技或者节日之后聚在一起谈论一些看似比较轻松的话题；这种聚会一般没有中心的人物，参加者只是在随意的谈论中逐渐将话题聚在某一个或两个人身上。不过，苏格拉底在当时声名卓著，因对人家一般认定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每每成为这种聚会的中心人物。

本译文系笔者几年前根据“勒布古典文库”中的《色诺芬集》第四卷（*Xenophon, IV*,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79）的古希腊文本译出，所有注释除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所加。

刘小枫先生采用拙译后，笔者又根据多个较好的西文最新译本校订，其中参阅较多者包括：1）巴列特（Robert C. Bartlett）译本，该译本收在巴列特编纂的《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短篇著作：苏格拉底对审判的申辩，家政，以及会饮》（*Xenophon: The Shorter Socratic Writings. Apology of Socrates to the Jury, Oeconomicus, and Symposium*, Robert C. Bartlett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个译本文辞华彩，译文把握也较贴近希腊原本文意，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色诺芬译

8 色诺芬的《会饮》

本之一。不过，这个译本的注释对于西学背景相对比较深厚的欧美读者来说过于简略。为了中文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文本内涵，我在译文中借鉴巴列特版本中注释文字不多，除较多引述之处外恕不一一标出（简称“巴列特本”）。2）胡斯（Bernhard Huß）的《色诺芬〈会饮〉集注》（*Xenophons Symposion: Ein Kommentar, Stuttgart und Leipzig, 1999*），并不是一个译本，而是历代各种色诺芬《会饮》注疏的集注，对希腊文本的传承也有较深入的诂证，中译本多有采纳（简称“胡斯集注本”）；胡斯集注本还在各章前归纳了历代评述，中译本摘要编译了这些评述，作为章次“提要”列于各章前，希望有益于读者对色诺芬《会饮》的了解。